

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

第一冊

顧祖禹輯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原版重印)

分類：歷史

編號：26538

讀史方輿紀要 (精裝六冊)

定價(7)二十一元九角

輯著者：顧祖禹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民友印書社
上海合肥路一一七弄二六號
東南印書館
上海新開路五六六弄二四號
劉源記印製廠
上海海寧路九二四弄二〇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

55.7修，商務型，2900頁，縱24頁，2879千字，787×1092¹/₃₂開，181—1/4印張
1955年7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萬]1—1,2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傲刊聚珍板恭紀

原夫鳥迹蝌文之始。竹簡編章。洎乎樹膚魚網以還。金題束楮。自贖軸變而書冊。復傳鈔易以印摹。下帷不倦於卷舒。插架無煩於繕寫。載邇隋唐。剏造在長興。廣政以前。尤推杭蜀。雕鐫越京邑。麻沙而上。藝苑永千秋之業。儒林揚百氏之華。伊昔而然。於今爲盛。欽惟高宗純皇帝。學宏念典。化洽觀文。御祕殿之丹毫。露珠絢采。紬細旃之寶笈。虹玉凝祥。十行徵嬋雅之材。四庫啓獻書之路。縹緗益富。何殊宛委羽陵。刊布滋多。徧列石渠天祿。第藏事每淹乎歲籥。卽鳩工或濫乎水衡。爰鑒古以呈能。用聚珍而製號。採陸琛所紀。無取鎔鉛。參沈括之談。何須埏埴。棗梨斯授。剗削仍資。旣巧捷以疑神。乃變通而盡利。大典之墜聞畢出。惠浹章逢。集成之舊刻同符。道光繩繼。我皇上繼謨承烈。稽古崇儒。葺屋茅簷。盡識詩書之樂。崦嵫濛濛。亦漸絃誦之風。臣玉壘輕材。錦江下士。等一斑之窺豹。慚五夜之囊螢。惟山川則劍閣瞿塘。頗艱運致。若郡邑則汗牛充棟。曾付鬱攸。雖旁搜重購。以多方。猶守缺抱殘而有憾。仰規模之炳煥。深切懽忻。觀創制之顯庸。常殷寤寐。敬遵成式。廣輯遺編。校讎依退食之餘閒。鏤鐫損易農之清俸。從此西川人士。恍爲鄉壤福地之遊。上而東壁圖書。翼効河海細流之助。尙望名山宿彥。當代鉅公。爲分柱下之藏。兼出枕中之祕。似錫百朋而獲益。但乏瓊瑤。較書萬本以速成。宜勤臈沫。非獨表章乎往迹。實爲推廣夫皇仁。茲

當匠氏告成。倍覺私衷鼓舞。恭疏短引。竊附鸞言。嘉慶十六年八月。甘肅鞏秦階道臣龍萬育拜手稽首
恭紀。

原序一

嘉魚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少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才，具大略。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邱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益邀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宏景，乃宏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注，杜佑目爲詭誕，爲迂繆，蓋文采有餘，而撫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宏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猗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遼，遼

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敝曰。自松亭趣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卽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鍵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卽子長東登秦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原序二

延陵吳興祚

凡有志於用世者。河渠。邊防。食貨。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於輿圖。何也。輿圖者。史學之源也。粵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均土設井。立步定畝。經之以君臣。緯之以制度。而紀綱名法。賦稅文章之跡。始有所麗。堯爲九州。舜分十二。夏商以還。天下之勢。幾幾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封建井田。卒弗改匠人之舊。則其時之山川道里。猶有所沿而易識也。秦人棄古變常。郡縣阡陌。盪柱下之書。以爲煙塵。卽無論循蜚攝提之紀也。雖春秋列國無全文焉。學者固不得不荒忽置之。漢唐以降。宋元以前。載冊頗繁。似有可考。然二千餘年之間。統有正閏。地有分合。祚有短長。制有沿革。於是中原片壤。不待陵谷遷變。而山川不可復識矣。士人閉戶讀史。記憶其文。謂之淹洽。常試叩之以九州之內。所謂道里阨塞者。幾何。戶口殷耗。幾何。謠俗嗜慾之甚者。幾何。與夫上之人。體國經野。設險制防者。何在。緯繯變化。以導民善俗者。何途之從也。則有口而瘖。不能指數其崖略。况於取二十一代之編錄而說之乎。此無他。由學者以史爲史。而不能按之於輿圖。以輿圖爲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是以紀事雖多。猶拾藩也。車轍雖廣。猶望洋也。因是以著之辨論。數因革之宜。較得失之勢。猶捫槃也。而於經濟之學。奚補焉。宛溪顧子。博洽人也。歎史

學之纂蕪。閱經生之固陋。於是方輿紀要作焉。昭時代則稽歷史之言。備文學則集百家之說。詳建設則誌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覈。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余因華子商原。始觀其書。爰序之。以明其非篆刻之詞。無益而災木者比也。

魏敘

寧都魏禧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于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敘。禧愀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以示子弟。蓋其大者有二。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竅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

則禱所欲爲祖禹敘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禱于是并識之。

總敘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旣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讎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侍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

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遭流寇之變遂遯入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爲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鳴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

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阨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敘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泝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

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笮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泝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總敘三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櫟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惛惛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陋，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尙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不求地利于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